

TIANGUO ZHI ZI HE TADE SHISU WANGCHAO

遠東海外中国学研究·史景迁系列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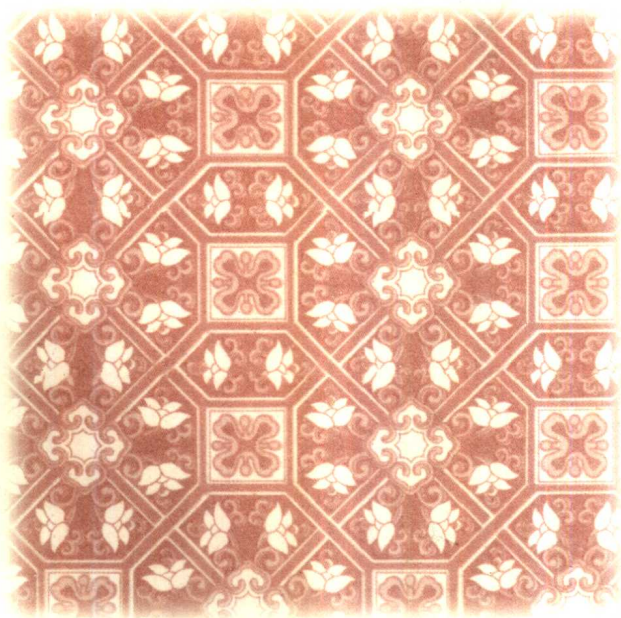
[美] 史景迁 著 / 朱庆葆 计秋枫 等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美] 史景迁 著 / 朱庆葆 计秋枫 郑 安 蒋婕虹 李永刚等 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遠東海外中国学研究·史景迁系列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著 者/〔美〕史景迁

译 者/朱庆葆 计秋枫 郑 忠 蒋婕虹 李永刚

特约编辑/ 张建一

责任编辑/ 陈达凯

装帧设计/ 范桥青

版式设计/ 李如婉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吴明泉

出 版/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排 版/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18.5

插 页/ 2

印 数/ 1—5100

ISBN 7-80661-445-1

K·12 定价 39.80 元

我

在努力理解洪秀全的多层世界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者的帮助。他们毋需对本书的结构体系以及它可能含有的史实或设想的讹误感到负有责任,但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感谢。王庆成是一位十分热心的指点者,在我 1991 年和 1993 年两次访问北京及随后他本人访问美国期间,他让我分享了他个人丰富的太平天国图书藏书,回答了我无数的问题,并介绍我结识了他以前的研究生夏春涛——他与王先生一样学识渊博、为人慷慨。我还要感谢王庆成的是,承蒙他的帮



助,我的太太金安萍和我得以会晤了她祖父金毓黻的几位从前的同仁和弟子,令我们领略到了这位已故学者的大家风范。王先生还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位主要的太平天国史学者钟文典。钟文典在桂林对我多方关照,并赐教了许多有关客家人的观点。他还妥善地安排了我赴桂平的行程,并向我推荐了陪同我访问金田的向导黄维林(音译)。承蒙黄先生的热情,我得以生平第一次品尝了醇郁芳香的桂平壁虎酒;也是在他的陪同下,我有幸在炎热燥闷的广西之夏见识了紫荆山群麓茂绿丛中的那些时隐时现的涓涓细流。在南京,当我在这座凌乱伸展、尘雾弥漫

而又赤日炎炎的扬子江江畔古城寻古访幽,力图感受那个已消逝的天国圣地之气息时,是茅家琦和朱庆葆充当了我的灵魂引导师。似乎是为了给我上述的所有这些寻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威利·鲁夫在又一个夏日开着他那辆火红色的波赤牌轿车带我驶进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让我看一看浸礼会传道士罗孝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潜心传教的地方。罗孝全后来听到了前往中国传道的召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使他得以向未来的太平天国天王传授《圣经》。

我还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人:刘求娣(音译)在中文基督教文献和中国典籍方面拥有广博的学识,她在我研读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预言书籍和早期新教皈依者梁阿发的小册子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引导;劳拉·麦克丹尼尔查阅了浸礼会档案中有关罗孝全的资料,并在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有关叛教者和外交官的资料;叶明(音译)、理查德·默纳德、洪湘和她的丈夫魏才(均音译)、梁侃、刘文文(音译)、吴雅和吴美(均音译)、尼古拉·斯本斯和其他一些人提供了指点和翻译的帮助。许多研究所和图书馆的人员也始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这里所指的不仅有耶鲁大学的各个部门,也有哈佛大学、纽约、华盛顿特区的诸多单位,还包括一些海外机构——特别是设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东方和印度分部(该部的弗兰西斯·伍德、琳达·雷孟德和格拉汉姆·哈特诸人都竭尽全力地照顾我)、设在科林戴尔的英国图书馆报刊分部、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设在丘加敦的伦敦档案局、维多利亚和阿尔

伯特博物馆的印刷与书画分馆。在中国台湾省,我极大地受惠于对“中央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所藏书刊的查阅,也得到庄志发、陈国栋和王艾林(均为音译)诸公的帮助。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在伯林·茅尔学院、哈佛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麦克吉尔学院等地的各类讲座期间,一些学术性提问或随后的通信交流激发了我的一些新观点,也纠正了一些旧有的错误想法。

下列这些太平天国史或宗教原教旨主义领域的专家回答了我的咨询信函,或让我分享了他们的收藏资料,他们是:史蒂芬·埃夫里尔、理查德·博尔、拉尔夫·科维尔、约瑟夫·戴维斯、威廉·多伊彻玛、琳达·吉尔斯坦、诺曼·吉拉多特、史蒂芬·莱博、杰西·鲁茨、苏珊·纳奎因、埃林·斯卡里、奥德雷·斯皮洛、J·巴顿·斯塔爾、巴仁德·提尔·哈尔和于纯方(音译)。在墨尔本,杰克·格里戈利与我分享了他的思想,还赠送我一本他与普雷斯科特·克拉克合编的极有价值的西方人有关太平天国报道的文集;在伦敦,R·G·蒂德曼让我分享了他长期收集且仍在增加的有关太平天国论题的西语文献书目;鲁道夫·瓦格纳在多种场合让我分享了他秘传资料方面的广博学识和一些未经挖掘的珍贵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有时人们是秘不示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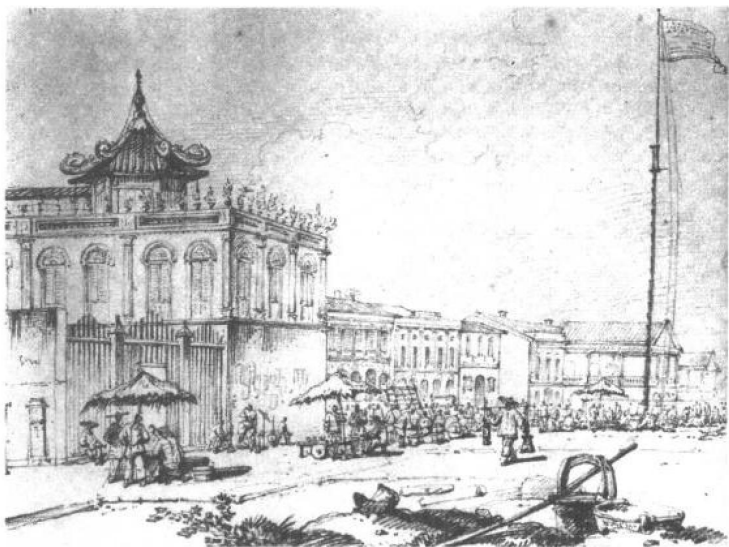
最终形成本书的部分研究及大部分旅行和思考是我在受麦克阿瑟基金赞助期间进行的。我在那时写的部分章节现在被我去掉了,但错误的开端却是最引人入胜的探索之组成部分,因此我很感谢那项基金赞助,它使我得

以自由自在地进行了那样一段时期的实验。我那潦草凌乱的手写原稿因我的打字员佩吉·瑞安的决心处理变得井然有序。贝齐·麦考利在必要的时候为我挡掉了许多杂务,使我能够潜心写作。诺顿出版社的多纳德·拉姆和史蒂芬·福尔曼两人从一开始就鼓励本书的撰写计划,他俩以他们高超的激励手段而不是通过设置最后期限来设法让我加油工作。而金安萍则以她的挚爱、激情和始终健全的常识保证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对洪秀全的探究,但又不至于钻进牛角尖。

前言

洪

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事件之一。洪秀全出生于十九世纪初华南地区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度充任乡村塾师，他不久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西洋思想的湍急激流，这些西洋思想是在他年轻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在这些思想中，对他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教义的某些方面，这些基督教教义主张已连同《圣经》一道，由一批虔诚的新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当地皈依者翻译成了中文。洪秀全个人心灵中的某些断裂面与时代的脉搏引导他对这个新近遇



到宗教的一些成分作了牵强附会的理解,以至于他所阅读的基督教经文令他深信:他是耶稣的弟弟,被他父亲上帝赋予特殊的使命,前来将中国解救出满洲妖族征服者的统治,并带领他特选的子民前往他们自己的人间天堂。

在这种强烈的神圣信仰激励下,斗志昂扬的洪秀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起开始纠集一支“拜上帝教”忠实信徒的队伍,这支队伍在 1850 年时锻造成了太平天军。洪秀全带领这支军队在华南和华中地区转战闯荡,至 1853 年,他统属的水陆联军攻占了扬子江畔的重镇南京。他们在这里创建了他们的太平圣地,这是一种依据《圣经》教义,通过人为想象而扎根于现实的公社团体;这个天国圣地作为他们的根据地存在了十一年之久,直到

1864 年洪秀全和他的残余军队在兵燹饥馑中灭亡——其间,在他们统治的区域内,有两千多万生灵或战死疆场,或沦为饿殍^①。

一种启示性的幻觉导致洪秀全及其信徒走向了这场激情昂扬的灾难,而这种幻觉的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在那个时间段里,这种幻觉出现了。而在此之前,在许多文明中——尤其是在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盛行的是另一种不同的信仰模式。根据先前这种信仰模式的理解,宇宙呈现了在两种力量——一种是秩序和繁荣的力量,另一种则是黑暗、混乱和毁灭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微妙但可持久的平衡状态。据《涅菲尔提提预言书》* 所言,尼罗河的潮涨潮落本身就是这种不间断平衡模式的佐证,书中云:

尼罗河水干,
赤足过对岸;
欲求水载舟,
奈何河变岸。
岸地将变河,
水流复变岸。^②

在那些时代,死亡被视为一种沉寂和永久等待,是无望唤醒的。虽然那时那些活着的人可能也注意通过陪葬珍宝以及各种仪式来表达慰藉,但人们认定人是不可能

* 涅菲尔提提系公元前 14 世纪埃及国王阿蒙霍普四世的妻子,据称是个预言家。——译注

复活的。在苏美尔人的《吉迦美斯史诗》^{*}中,死亡把人带到了终点:

进此屋者永不可出;

入此路者永不可还;

进入此屋永无光亮。^③

但也许从公元前 1500 年时起,那位被称为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先知便创立了一种已被我们称为“千年盛世说”的信仰模式。^{**}向人们允诺将可能出现一个终极世界,那里将是“毫无混乱的和谐”,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一种超越历史的永久和平,一个由一位不受挑战的神灵统治的一成不变的国度。^④这些极能引起共鸣,感染力极强的信念渗入了许多民族的——特别是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诸民族的——思想意识;这些信念又经由这些民族激发了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等先知撰写(旧约)《圣经》的预言性灵感,并再通过这些犹太教先知传给了拿撒勒的耶稣和他日后的一位信徒,即那位《启示录》的作者。这些传教者和先知预见到,在这个新世界实现之前,两种力量之间将有一场最后的、启示性的搏斗,善的力量将历尽艰难而后赢得这场搏斗,恶的力量则将被清除出地球。

就我们所知,在与上述文明基本隔离的中国,稍晚一

* 吉迦美斯系苏美尔人传说中约公元前 2675 年时的乌鲁克国王、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英雄。——译注。

** 原文如此,与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琐罗亚斯德的生卒时期约为公元前 628—前 551 年,也有人较含糊地说其活动期约在公元前十至七世纪之间。——译注。



些时候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信念转变。此前中国人长久地接受物质相生相灭的观念,其最著名的表达见于公元前 1000 年间的《易经》之中。据这部经文称,世间的创造力“或跃在渊”;在发生冲突时,“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而尘世的各种属性都像火一样“焚如,死如,弃如”。^⑤公元前五世纪时的著作《老子》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极大,在这部经书中,相生、相克和天道无常的概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该书的作者写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我们所有的各种变数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云云^⑥。

但正如在其他一些文明中一样,这些表面上已确立的信条在中国也遭到侵蚀。《老子》经文的含义显得差异很大,这部经文的内容也不断变形,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

是,到公元二世纪时,一种称为“太平道”的观念以及一种称为“天师道”的观念已开始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这些宗教运动也含有救世的成分,它们企求一个最高的救世主把人类解救出目前的灾难状态,并通过开创一个太平世道来结束以往的一切。公元二世纪的一部经文中“速来从吾!吾徒极众……吾不尔弃。吾自当改定数。吾于现世选良民。尔毋需自选;[尔]行善克己,吾自将识尔”,云云。^⑦*

在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期间,随着道教的各种门派和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补充相互加强,这些启示性的幻觉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强烈。此间不断有人声称:在不久后的某个特定时期将出现毁灭性时日——其标志是瘟疫、饥荒和暴君的苛政,时常还伴随着洪水泛滥。只有少数人在一位天上的救星及其在地上的代表带领下才能躲过这段可怕的时日。在这段时日过去后,虔敬的人将组成一个他们自己理想的社会,他们最终将祥和地生活在一起。^⑧

从那时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千年盛世的思想 and 启示性质的信仰始终活跃地存在着。也无论在中国和欧洲,这些信仰的倡导者们逐渐把它们与激进的政治主张和平等主义纲领结合在一起,从穷人中吸收到无数的信徒,并间或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这段时期里,国家时常将这类起义

* 此段引文未能找到出处,今从英文回译。——译注。

归咎于“白莲教”教徒,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一种中心教义,所存在的是一大堆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中心。^⑨

同样,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继续存在着许多股千年盛世思潮,它们以更猛烈的姿态激烈地挑战天主教会。转移到北美殖民地的清教主义幻想家们找到了一开始显得是建立他们的各种宗教圣地和“祈祷之城”的完美去处。尽管这种幻想在十八世纪的现实面前有所消退,但即便是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也仍然在为这块新大陆构建他们的理想蓝图,并通过他们的“联邦式千年盛世论”时刻提醒人们记住《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⑩。这种信仰激情在十九世纪初主要通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被带回到中国,在那里,它们加强了由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地区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些新来的力量通过各种机制在华南地区扎下了根,它们将与中国本土的信仰因素争夺对那位年轻的洪秀全的影响力。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汇聚到一起产生的结果,就是本书将要讲述的内容。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诲接触了太平天国史的许多方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六十年代后期,我的老师芮玛丽邀请简先生访问了耶鲁,以便让他能完成将他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著作简写成一本英文书著的计划。^⑪尽管那时我对太平天国史极为入迷,但在当时及在以后的二十年里

我压根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去写太平天国的历史。不光有简又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肯定还有几百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因为普遍的倾向是把太平天国运动分子看作是原始的社会主义者,从他们的实践中可以学到很多有关革命的东西,尤其是能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担任先进的领导,这类农民起义将永远不可能成功。此外,几乎所有已知的太平天国现存文献都已翻译成英文并发行成书;而且,我似乎觉得,可被认为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所有东西都已是人所共知、凿凿可鉴。

然而,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获悉在伦敦英国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文书,共分三卷,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这些文书记录了时间跨度很长的一系列天堂显灵,据称这些显灵是由耶稣和天父传达给他们在凡间的太平天国忠实信徒的。承蒙英国图书馆的准许,我得以查阅了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原件并作了复制;在后来我访问北京期间,我幸会了这些文书的发现人王庆成,并与他就这些文书的意义作了全面的讨论。^⑫我逐渐意识到,这些文书的发现毕竟能让我们对太平天国有了新的认识。

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记录在这些新发现文书中的这种天堂显灵并非任何确切意义上的历史资料。不过,这些显灵的场合和时间确定得是如此精确,并且还如此详尽地描述了一些太平天国首领及其信徒们的行为举